



真空时节

日寇投降，伪满覆灭
东北人民一片欢腾
由此也带来政权的暂时真实现象

上

孟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真空时

日寇投降，伪满覆灭
东北人民一片欢腾
由此也带来政权的暂时真实现象

上

孟 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空时节/孟辉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9(2009. 1 修订)

ISBN 978-7-80171-027-7

I. 真…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255 号

真 空 时 节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23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171-027-7

定价:59.5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写在前面

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几个青年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的经历中什么事情使你最高兴？”沉默了一会儿，一个朋友郑重地说：“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在我的经历中，没有比‘八·一五’听到日本投降更高兴的事儿了。另外也有高兴的事，可总比不过它！”经他这么一说，谈话的气氛变得严肃起来。其他人也都情不自禁地同意他的看法。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至今印象还很深。我想，这大体可以概括沦陷区青年的心态。

正像人们所熟知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既无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事发后又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侵略者长驱直入，几个月时间，席卷白山黑水，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十四个年头，如果放在和平时期，是很容易过去的；可是在皮鞭和镣铐下做“亡国奴”，那日子就显得格外地漫长和痛苦，只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才会体会“不自由、勿宁死”的真实含义。本书中一个人物苗毓灵说过一句话：“再乱再苦也比当亡国奴强。”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声。

真理和正义必将战胜侵略和邪恶。当满身伤残的中华民族终于奋起打倒万恶的日寇时，也永远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日本投降以后，在东北不少地方，确实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姑且称之为“真空”时期，人们的活动靠着“惯性”的力量在支撑；然而，这种“真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在表面上“无政府”的遮掩下，各个角落都有政治势力在活动：这里有不甘死亡，有沉滓泛起，有新的投机，更多的是对进步和光明的向往。对经历过那段时日

的人来说，它虽然短暂，可烙印却是那样深刻；天空虽然混沌，却看到了黎明。

那些带着稚气的青少年，他们曾在日寇的高压下受过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好像一群“政治孤儿”。敌伪长期的政治封锁和思想统治在他们头脑中确实形成许多空白，然而他们并未麻木，更没有忘记苦难中的母亲——祖国。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在日寇投降后一下子喷发出来。

许多问题和矛盾摆在面前，要求他们很快作出抉择。比如谁握有真理和正义？中国将向何处去？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自己跟谁走才是正确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早已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在当时却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把脚迈向何方。这里有义无反顾，有犹豫彷徨，有背潮流而动，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影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其中有热情，有觉悟，有矛盾，有斗争，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功利性。有人可能走错了第一步；但是，他们当时还年轻，每个人的命运都没有最后确定，前面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孟 辉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于北京海淀翠微园

非常稀薄的气体所占有的空间，在物理学上叫做真空。所以真空的含义绝不是指一无所有的空间。

——《普通物理学》

目 录

第一章	噩梦初醒	1
第二章	飘零末日	22
第三章	萍水相知	40
第四章	故巢之恋	67
第五章	仍为县宰	86
第六章	咸与光复	100
第七章	往事如潮	117
第八章	秋水伊人	137
第九章	别情依依	150
第十章	今宵月明	166
第十一章	走马春风	185
第十二章	异样悲欢	205
第十三章	狡兔营窟	224
第十四章	蛰伏再起	242
第十五章	远方归客	261
第十六章	手足情深	281
第十七章	人去室空	299
第十八章	路遇种种	322
第十九章	再寻芳草	340
第二十章	征途漫漫	357

第一章 噩梦初醒

范郁秀从床上醒来，忘了是在哪里。她定了定神，从熟悉的淡蓝色窗帘后面透过几道黑色的窗棂，才醒悟到是睡在家里的床上。几天来，肉体上的疲劳和精神上的过度兴奋，竟使她睡得那么死。她斜身起床，推开窗子，早晨的清爽空气扑面而来，一支牵牛花蔓正顺着一条白色的细绳爬到窗台上。这条绳是她前天无意中从院内一个砖砌的花台上引过来的，植物的生命力多么旺盛，两天就爬得这样远。

她望着自家熟悉的院落，感到十分亲切。在辽滨县城，这算是个数得着讲究的住宅。三进的院落，仿照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式。从外面看，大门洞没有放在院子左右的正中，而是偏向左面，门洞后面是一座影壁墙。前院与中院之间，有一堵丈把高的雕花墙，中间是一座略施彩绘的垂花门，就凭这一点，在县城里就是少有的。听熟悉县里掌故的人讲，县城里只有三座垂花门：一个在老县衙后院；一个在前清县学馆现已改为中学的校舍院内；第三个便是范家的了。垂花门后面便是范家的内院。

这所宅院是范郁秀的祖父范期榜在世时建造的。范老先生是清末秀才，后来考取了去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毕业于东京法政学堂。回国后在东三省总督赵尔一手下做一个小官。据说老先生在留学时是加入了革命党的，所以民国以后，被任命为本省一个县的县长，递升为省政府民政厅长、秘书长。卸职后，又被“选”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该届国会解散，老先生便告退归里，经营两家商号，做起陶朱公的遗业。按照县里的习惯，谁要是在官家干过什么

差事，哪怕只是“五日京兆”，这“京兆尹”的称谓也得叫一辈子，何况范老先生多年在外做官，这“京议员”的尊号自然是少不了的。

一个县里出了“京议员”，像在帝制时代受了皇封，自然是本地的荣耀，早晚要把大名写进《县志》里“名宦”那一栏，至少也要有六、七行字的“行状”。直到民国十四年春上范家为私宅动土的时候，才刮起了一阵对京议员老先生稍稍不敬的风声。说老先生曾参加过什么“曹锟贿选”，“一张选票卖了五千块大洋”等等。所以才这么有钱大兴土木。说是说，谁看见了昵？即使是事实又怎么样？千里做官为了什么？实际上，县民们大抵谳于时事，对什么是国会、议员之类，根本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对当官即捞钱的格言也大抵认为是天下的“公理”，即使真得过曹大总统的赏钱，也不能认为是刮了本县的地皮，况且范家原本就是财主，盖一栋私宅是绰绰有余。再说散布这种“流言”的人，大多出于嫉妒，用现时的说法，也属于患了某种“红眼病”的，那醋劲儿太显眼，反而失去了不少同情者。这样，议论尽管议论，倒也没有什么对范家不利的事出来。

京议员老先生对盖房的资金来源讳莫如深，从未在人前作过什么“声明”，像现在西方政府要员经常公布自己的财产数字那样。这位自诩做官时“两袖清风”的老先生，不知是“外惭清议”，还是“内疚神明”，突然提出要变卖一些祖产，以弥补盖房的亏空。就在当年，确实卖了十几垧土地。据了解内情的人说，那点钱对盖房来说，实在是微微了了；而且那土地靠近辽河，夏季常被水淹，距离县城又远，收租不便，范家早就酝酿要脱手的。不过，这样一来，外面那股酸溜溜的风声确实收敛了不少。

按北京工匠的主张，这三进院落应盖成标准的京式四合院，可是，大概担心太“扎眼”，故最后一排房有意没有盖完，只盖了三间作为库房。

新居落成时，老先生不想太张扬，只是用北京松鹤斋的宣纸水印信笺亲手写了十多份请柬，分送少数亲友。这墨迹至今还有保

存的。其词是：

茅茨小就，蜗居有地，妻孥为欢。兹订于菊月望日议迁，聊备菲酌，仰冀贵临。

范期榜 顿首

“顿首”二字用的是官场流行的花草，颇有右军遗意。虽说收到请柬的多是世交，但是，富在深山有远亲，闻风而至的还是不少，不得不临时设个礼桌，从商店里叫来一个账房先生，收受礼银、礼单和贺幛。酒席共摆了10桌，就连平时不大出席本城交际的县长大人也闻风来贺，更是锦上添花。酒宴前，大家在新居前后院转转，一致赞不绝口。说老先生不愧做过京官，这房子设计就是京城风范，大方、精致。这屋顶的筒瓦，正房的抄手游廊，彩绘的垂花门，无一不是京味。同时，大家还和城内先后落成的几家宅院作了比较，说“益发”当铺的财东刘老裕（本名刘裕和，刘老裕是昵称）的新房虽是三进院落，磨砖对缝，可是梁柱间彩绘太多，显得俗气，不及范宅清雅；而且瓷砖铺地，也不及范家的红漆地板舒服。前清梧州知府的后代、程家大少爷新盖的两层小楼，楼上周围有游廊，可以望见半条街，很是洋气，但不似范宅隐蔽。居家过日子，还是以“不露”为上。范老先生只是听着众客的赞誉，嘴上谦虚地说：“粗糙得很，亲友们见笑了！”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不巧的是，范老先生于“九·一八”事变那年春天心疾发作，遽而作古，那寿终的正寝就是这新居的北房。对于老先生的过世，亲友们评论不一。有的说是好事，否则日本人硬拉他出山怎么办？日本人势力那么大谁能顶得住？即使当几年伪官，一旦日本人倒台，少不了要落个“附逆”的罪名，一世清名岂不付于流水？一些讲实惠的则不以为然，说日本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以老先生的威望，如果出山，至少也是个“省长”什么的，亲友们也可以跟着沾点光，弄个一官半职。这些不过是瞎议论罢了，正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谁知道老先生自己在地下是

怎样想的呢？

祸不单行，不到一年，夫人也跟着去世。老先生在世时，自称是新派人物，虽多年居官在外，确实没有纳妾；至于偶尔花国征娇，柳街点翠，那不过是逢场作戏，倒也无人挑剔。老先生夫妇死后，门庭一下子冷落下来。

老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属长，因病早逝，儿子承继了全部家业。儿子叫范人杰，也就是范郁秀的父亲，如今住在老先生生前住过的北房里，因为前一天睡得晚，还没有起床。

范郁秀是在这个院落里长大的。她已记不清祖父母的容貌，只有在看照片时才仿佛有些印象。在一般人眼里，她的条件很优越。十九岁，已经是“满洲女子师道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才貌双全”，这是别人赞誉的话。她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偶尔在清晨对镜理妆，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光艳照人。但是，她并不快乐，心情常常是悒郁的。母亲去世早，继母虽然对她客客气气，总觉得隔着一层；弟弟还小，没有人可以诉说内心的隐秘。今天一切都不同，命运之神好像在天空游荡。要给人间降下什么吉祥或是不祥的种子。她站在院子里的花台前，仰头看看天空，北方八月的天空是蔚蓝的，边际还带着朝阳染成的绯红色，没有一丝云，只在东南角有一缕黑烟直上云霄，那是“县公署”的锅炉，日本人正在那里昼夜不停地焚烧公文档案，纸灰飘散到半个城。日本人快完蛋了！

三天前，她还在“新京”的学校里。照例是该放暑假的时候，可是全体学生都被命令到一家被服厂去“勤劳奉公”，任务是给半成品的军服锁扣眼和钉钮扣，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早出晚归，疲劳不堪。突然接到家里一封电报，上面只有简短的一行日文字：

“父病气スグ返レ”^①

她心里猛然一跳，又马上镇静下来。也许这不是真的吧？按

^① 意为“父病速归”，伪满时，民用电报只允许用日文。

学校规定，一般不给事假，同学们收到家里人有急病的电报，有的是真病，有些是要本人回家相亲或订婚的假电报。范郁秀从来没有收到过家里的电报，正因为这样，还真有点担心。父亲多年来心境不好，生病也不是不可能的。

她拿着电报到级任野谷先生那里去请假。她有点心虚，不管怎样努力保持镇静，脸上还是显得不自然，因为这个四十多岁、满脸胡茬子的野谷是非常严厉的。他叫野谷间雄，是北九州萨摩藩武士的后代。像多数武士世家一样，在幕府后期家道败落。明治维新后，野谷的父亲变卖了仅有的小块土地到福冈开了家小杂货店，因为不善经营，勉强维持生计。野谷是次子，家庭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到外面去闯荡。他没有较高的学历，仅仅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了一年预科。大正十一年（1922年），跟着一伙同乡来闯“满洲”。先是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做雇员，因为办事任劳任怨，又参加了“满洲青年联盟”^①而得到顶头上司的赏识。这个上司被派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的敷岛高等女校做校长，把野谷带到该校管庶务，伪满建立了“女子师道大学”，敷岛女校的校长被派到女师大当了“教头”，他也跟来成了大学教师。他没有什么专长，只能教日语，做级任，一晃六年过去。他绝对忠于帝国政府，恪守“臣民之道”，因为月俸低，没有积下什么财产。除了老婆的几个戒指和几套和服外，惟一贵重的物品是从父亲那里承继下来的一把日本刀。作为武士世家，家传的刀有好几把，那些曾用于作战的长刀留给了哥哥，他只要了一把短刀。按传统，这是武士用来暗杀或矢志明心时自己“切腹”用的，是一把德川幕府早期的“长船造”^②，虽不算最名贵的，也是二百多年的古董了。据父亲说，这把刀还没有沾过

① “满洲青年联盟”是“满铁”系统日本年轻职员团体，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

② “长船”，日本冈山县邑久郡一个小市镇，以制钢刀闻名。

血，实际上不过是件装饰品。紫褐色的鲨鱼皮鞘因常年佩戴而磨损，可是刀把上的黄金镶嵌和两颗蓝宝石还闪着幽光，刀身上凿着“云の出”三个字，周围是层层雾状纹，可能就是它命名的缘故吧！时至今日，是不是该用到自己身上了？只要稍有一点头脑就会想到，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是彻底地失败了，什么“必胜信念”，全是军方骗人的鬼话！作为一个小人物，自己没有左右事物的能力，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早晨，穿上胶皮水袜子，把印有樱花图案的白布巾掖在后腰上，提着饭盒，领着这群女学生到被服厂去干活。是的，野谷是正派人，结婚后，从未和别的女人厮混过。在这群“满洲”姑娘面前，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摆出父亲般的威严，不苟言笑。

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信子，十八岁，一年前回日本去读高等女学校，住在东京自己的姑妈家。姑妈是日俄战争的寡妇，无子女，靠抚恤金度日。信子一边给老太太做伴，一边就读，想考取奈良女子高等师道学校，毕业后做女教师。因为考试选拔极严，在“满洲”上学的女孩子恐怕连一半的希望也没有。野谷是大男子主义者，对老婆很凶，可对女儿却柔情似水，关怀备至。女儿走了，心里空落落的，嘴上却从不提。有时老婆唠叨：“听说东京又大轰炸，信子不知怎样了呢？”“信子现在该放暑假了，能吃饱饭吗？”每逢这时，他总是故作镇静，说东京不像传说的那么糟，不要老是婆婆妈妈的。

这半年来，他忽然从“满洲”学生中发现了几个在气质上和自己女儿相似的姑娘，范郁秀也是其中一个。说心里话，他不喜欢“满洲人”，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有些人表面怎么恭顺，但内心叵测，不能相信，只能把他们踩在脚下。有时，他又很欣赏妇女要“幽娴贞静”的中国古训，觉得这些女孩子很有些这样的品格。这几天知道帝国在“满洲”的统治就要崩溃，整日心乱如麻。当范郁秀递过电报并说要请几天假的时候，他对电报随便扫

了一眼，直觉是：什么“父亲生病”？全是假的。是家里不放心才叫她回去的吧？他胳膊一甩，不耐烦地把那份电报还给范郁秀，言不由衷地说：“是吗，那就回去看看父亲吧！”她答应着：“是！”转身没走几步，听见野谷喊：“范桑！”她又回来。野谷看看她的脸，范郁秀一双清澈的眼睛在长睫毛后面闪动着，他想说：保重吧，也许是永别了！但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便转身离开了。范郁秀站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脚，黑色拉带布鞋上粘着被服厂的线头。当她出门时，回头望了望，野谷正站在开着的窗口，茫然地望着外面。

她因为请了假，就不再到被服厂去了。同房间六个人，她只和最要好的汪秀荃打了个招呼，说了请假的经过，学校的事请她多照应。汪秀荃低声说：“那你还回来吗？”她对这爽直的问话有些惊讶，也低声说：“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回去看看再说。”

集合铃响了，汪秀荃和别的同学都匆匆下了楼。她一个人站在床边，想想该带什么东西。平时，在学校的衣物都是样式比较好的，也不能都带走，只挑了两件颜色鲜艳的衬衫，一双皮鞋，放在一个小旅行袋里。还有自己童年的一张照片和妈妈的一张遗照，是自己最宝贵的，要随身带着。然后脱掉劳动时的工装裤，换上海军服式的白色夏季制服。这套衣服非常合体，不用照镜子就知道它的效果。她端详着四周，每张床都整整齐齐，只有自己的床有点皱，她把床单抻平，又用炕帚扫了扫。这时，外面响着一片报数和点名的声音，接着听到出发的口令。

当她提着旅行袋下楼时，在楼梯拐角遇到“舍监”后藤枝子。后藤是个近四十岁的女人，每天查寝室，点人数，冷若冰霜，严格得很，甚至翻看日记，掀开被褥检查卫生。如果发现谁的袜子、例假带没有洗，轻则撻你一顿，重者在楼道里张榜公布，把这些东西挂在旁边。对于姑娘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因为“后藤”两字的日文发音像中文的“狗头”，所以女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狗头，后藤本人

也知道。有一次对学生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们骂我‘狗头’，如果我是狗的头领，那你们也是一群母狗，都不是好东西！”说话时，她那双还不算丑的眼睛在女生身上扫了一遍，流露着一股凶光。同学们都疑心她听得懂中国话，再不就是有人告密，不然她怎么会知道呢！据说，“狗头”在丈夫面前是个典型的日本式的贤妻，温柔得很。在穿上和服上街走动时，花枝招展，很有些江戸时代浮世绘中的美女风度呢，不过这副面孔女学生们没有看到罢了。

真是冤家路窄，偏偏遇上她。范郁秀停下脚步，按规定行了礼，想尽量少说话，快点避开。

“范桑，这么漂亮，哪里去啊？”后藤出人意料的和气，主动打招呼。

“家里来了电报，说父亲病了，野谷先生批准我回家看看。”范郁秀用流利的日语回答，她特别把野谷两个字说得重一点，意思是她回家是合法的。后藤似乎没有审查她的意思，反而述说开了：

“我男人十天前奉调入伍了，我和孩子也接到命令要撤退到通化去，也许今后不会再见了，今天来是想同大家告别的，可是同学们一早就出发了，只好再找机会。这几年和诸君在一起，可能有得罪的地方，希望能原谅啊！”说完把腰躬了躬。范郁秀这时才注意到后藤两眼红肿，脸色苍白，可能是哭了一夜的，怪不得这两天没有看见她。范郁秀见过她的丈夫，是个工程师，戴着深度近视镜，背略有些驼，恐怕近五十岁了，这样的人也征调入伍，可见日本兵源的缺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藤今天“其鸣也哀”，不过还得警惕，她佯装不懂地问：

“您的先生早先该是服过兵役的吧？”

“他虽然服过兵役，还算是后备役，这次命令说，五十岁以下的男人还要征，这一来家全完了，我一个女人，只能带着孩子走，房子、家具，还有我丈夫的书都得丢下。房子是分期付款买的，还没有付完……”后藤真有点伤心，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范郁秀哑了，

僵立在那里。又过了几秒钟，后藤想起范郁秀是要回家的，便躬身一下说：“那就请多保重吧！”

“我想，还会见面的。”范郁秀有些被后藤这首次的“平等”态度感动了，但又想尽快地摆脱她，于是说了句自己明知道的假话。

范郁秀匆匆下楼，穿过操场，直到学校门口，再未遇到什么人。出了校门，又回头望了望，雪白的校牌上八个黑字：“满洲女子师道大学”赫然在目。她自问了一句，这会最后告别这个地方吗？

电车上人比平时少，可是，离火车站越近，上车的越多。车颠簸着，人们沉默不语。在离终点还有两站的地方，“车掌”宣布，前方线路堵塞，过不去，这里就算到头了，让都下车。

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拥挤、嘈杂、肮脏，几天都没有扫的马路，雨水拌和着灰土，在人们脚下变成了黑泥浆。范郁秀穿着雪白的网球鞋，小心翼翼地跳着走。

人怎么这么多？是的，过去也多，但不像今天。那时是所谓的“满洲人”，穷搬家，背着大包小裹和不值几文钱的家当来挤车；有的是跑单帮的，上下班“通勤”的；还有从关内山东、河北来闯关东的难民，高大的汉子、小脚老太太、穿绣花鞋的姑娘媳妇，一大群孩子，背着铺盖卷，一家子挤在一起，向过路人打听去哈尔滨、齐齐哈尔或牡丹江应该怎样转车；但是，今天却不同，眼前的风景线全变了：到处都是日本人，男女老少，携家带口，他（她）们背着大帆布登山袋，手里提着皮箱、旅行包、食品袋、铝锅、水壶……牵着孩子，照看着地上堆着的一个个足有一立方米的大行李袋。从站前广场沿着电车路排成几列不规则的队形。那队伍太长了，它越过吉野町的路口一直排到一公里外的金城电影院。这些人个个面色阴沉，间或有小孩子的哭声，那送人的，被送的，都挤在雨后潮湿的人行道上。范郁秀心头突然一亮：日本人开始滚蛋了！

这时从车站屋顶的有线喇叭中断断续续传出日语的广播声：

“各位注意，由新京发往大连方向的列车，今晚发车两列。凡

持有疏散证的日本国民，均可免票乘车，请保持秩序，耐心等待。”

每广播一次，人群中便发出一阵嗡嗡的骚动声：“等了两天了，还耐心等待？”“这么多人，两列车管什么用？”夹杂着“混蛋”“混蛋”的叫骂声。

范郁秀匆匆从这些队伍中穿过。人群中散发出一股股汗臭，还有夏季特有的霉味和小孩子的尿臊气，这是平时从日本人身上不大闻得到的。坐在地面包裹上的妇女大部分穿着国防妇人服，登着木屐或胶皮鞋，脸上没有脂粉，目光呆滞，一个个显得又丑又老。难道说这就是平日里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吗？她（或他）们又是怎样到这块土地上来的？是乘坐“淡路丸”、“兴安丸”等豪华客轮从东京启航在大连登陆，然后乘“满铁”的“亚细亚”或“鸿”号特别快车到“新京”就职的吗？还是从下关乘普通轮渡到釜山登陆、转乘三等客车到“满洲”来混饭吃的？还是从东京乘飞机越过日本海只需要两个小时就抵达“新京”的贵胄或高官眷属呢？现在，他（她）们抛弃了在这块霸占土地上建立的荷兰式花园洋房、和式小楼和高级公寓，抛弃了闪闪发光的福特、凯迪拉克、奔驰轿车，抛弃了掠夺来的古玩、字画和善本图书，抛弃了那些绣着金线的和服、成套的银餐具、玻璃器皿、古色古香的茶具，到底到哪里去呀？不是也在逃命吗？活该，这是自作自受！在一霎时，范郁秀觉得自己陷入了遐想。一个日本老太太扛着个大包裹呼哧呼哧地迎着她走来：“姑娘，往大连去的队伍在哪里？”她用怜悯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往排出几里外的队伍后面一指就匆匆挤进了候车大厅。在大厅门口，她发现有两块大牌子立在长长队伍的前面：一块写着“大连行”；另一块写着“通化行”。

她担心，还能有车吗，还能买到票吗？正好有一列从“新京”发往奉天的短途客车。她买到票，随着剪票口拥挤的人群进了站。车还是按时发的。虽然拥挤一点，还能找到座位。照习惯，她总是找土里土气农民模样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最正派规矩，可以避免